

紅豆的滋味

一月的暖陽緩緩得撒落在屏東平原，媽祖廟前那棵大榕樹揮別了連日來的陰霾，賣力的伸展身上的每一片葉子，擁抱久違的陽光，這場水、空氣、陽光與葉綠素的嘉年華，絲毫不在意農民曆上明明記載著「大寒」，自顧自的放送溫暖，讓南台灣的冬天脫序演出。

儘管農民曆時有凸槌，但這對當了一輩子農夫，從不曾離開屏東這片土地的父親而言，農民曆仍是他生活的依歸，眼前這堆紅豆，便是七十幾歲的他在「寒露」播籽後的收成。其實父親的健康與體力，早已不堪負荷這粗重的勞力工作，但他常說「七十幾歲有很老嗎？現在村庄的老人只要還能動的，有誰不在耕作？這樣的歲數，正是農作經驗最豐富的時候，這樣的工作，起碼比年輕時在工地裡扛水泥、搬磚塊輕鬆多了，同時也閒不下來」。然而真正原因，其實是不忍先祖留下的田園荒蕪，也能藉此謀求基本的自我生計，不用再期盼，每個月初子女塞在手中的生活費，像是小時候向父母親伸手要零用錢那般的窘境，而依然無怨的在田裡，繼續編織他未完的人生。

「已經是第二天了！」我心裡嘀咕著，當時基於嘗試自己來零售賣賣看的心態，而跟父親批來這一百斤紅豆，如今只賣出了一斤，我洩氣的癱坐在攤子前，腦中浮現出，隔壁嬸婆對父親說的話「伊都不是生理腳數，甘賣得出去？」那時父親眉頭深鎖，不發一語，我看不出他真正的想法，尷尬的站在一旁，低著頭，看著父親把這一百斤的紅豆，秤種分批裝進肥料袋裡。黃昏時，我載著紅豆回到台中，很快的完成了第一筆交易，第一個客人是房東太太，當她知道我要在休假日擺攤幫父親賣紅豆時，立刻熱情的來買了一斤，沒想到，那竟是我這兩天來唯一的業績。

台中市郊的街道上，車輛熙來攘往，每一輛駛近的車子都像潮水一樣帶來希望，只是很快的，這短暫的喜悅就被呼嘯而過的引擎聲淹沒，留下的只是一片煙塵與更多的失落，我真的如嬸婆講的「不是生理腳數」嗎？不可能賣完這一百斤

的紅豆嗎？抬頭望著昨晚連夜趕工，寫著「屏東萬丹紅豆一斤六十元」的看板，在風塵中更顯孤寂！是地點不對？還是價格太貴？訂出這樣的賣價，是在比較過傳統市場與各大賣場後，才決定這樣的價錢，何況這是貨真價實的台灣本土紅豆，為何連一個停下來詢問的人都沒有？都市人怎麼這麼不識貨？

會決定以這樣的方式來販賣，其實是不忍父親的辛勞血本無歸，如果父親直接把收成的紅豆賣給中盤商，價錢由他們訂，還需看他們的臉色，每斤最多只能賣得四十元左右，扣掉肥料、農藥、租傭播種機、割豆機……等等的支出。根本賺不了多少！如果再算上自己的人工，這根本是虧錢的交易。心想如果稍做品管，把摻雜在紅豆中的泥土篩出，把豆梗與破損、賣相不好的豆子挑出，再秤種、打包，以現在這樣的價格來零售，應該賣得出去才對。要是能順利把今年收成的一千多斤全部銷售一空，讓年邁的父親多點收入，不只可免去被中盤商剝削，也可讓父親在親朋好友面前好好炫耀一番，他有個能幹的兒子。然而，夢想與現實畢竟不同軌，面對此時的窘境，我才發現隔行如隔山，要像路邊市場小販一樣叫賣，竟是如此不易。

那麼是地點不對嗎？或許吧，擺在熱鬧的市場或街道旁，深怕會被其他商家驅趕惹來麻煩，如果要是被警察取締開單告發，一張一千兩百元的罰單，至少要賣掉六十斤的紅豆才補得回來，豈不是作了白工。幾番掙扎，才決定擺在這位置，但看著眼前這堆賣不出去的紅豆，心也不免焦躁了起來。

一疊厚厚的資料，垂頭喪氣的躺在椅子上，那是昨晚特地從網路上查來的：《本草綱目》記載說明「紅豆通小腸、利小便、水散血、消腫排膿、消熱解毒、治瀉痢腳氣、止渴解酒、通乳下胎」等功效；以及各種紅豆的食用方式與紅豆湯的煮法，要怎樣才能鬆軟入味？在回台中的前一個晚上，我特地仔細問過母親，並當場試了一次，為的是讓客人詢問，然而此時卻完全派不上用場。

出生屏東鄉下的我，國中畢業後就離鄉背井到異地求學、當兵、工作，一次比一次遠，漂泊二十餘年，夢裡不曾遺忘紅豆的滋味。每當紅豆收割的季節一到，

我便如同南飛的候鳥，再一次回到這充滿童年記憶、充滿紅豆滋味的家。但說來慚愧，我對於紅豆的瞭解，大部分竟來自網路。也許我真的離開家鄉太遠了，也太久了，回家鄉的次數越頻繁，就越覺得家鄉衰老的速度快得驚人，衰老的不只村中與父母親年紀相仿的老農，還有陪伴他們耕種一輩子的水牛，一同憨默的年復一年耕作著，直到無力或老死時，子女便賣了田地，搬遷到都市，帶走孩子，也帶走了一輩子捨不得離開這塊地的老農，含飴弄孫的天倫之樂，更帶走原本應迴盪在三合院稻埕中的歡笑聲。

對於紅豆，我的記憶始終停留在小學四年級時，全家總動員採收的那一次。那天天稍亮，母親便叫醒不情願離開溫暖被窩的家中小孩，我們在各自簡單的盥洗，囫圇吃完白米粥配甜麵筋、醬瓜後，便帶著斗笠、水壺與鐮刀在門口等待，不敢稍有遲滯，就深怕換來一頓竹籐的抽打。在準備好所有的工具之後，父親便騎著金勇機車先行，母親和我們三個小孩則分騎兩輛腳踏車跟隨在後，沿著村外田間小路，往東邊大武山的方向騎去，到那一塊位於東港溪旁約兩分半大的溪埔地。

記憶中不管哪一年，收割紅豆的日子，永遠都是冬陽煦煦照耀的日子，那一天也沒例外，微涼的早晨，還讓人感覺還有點冷，但一到中午，炙熱的陽光搖身一變，成了潑婦，讓人難以招架。我在沒有任何遮蔽物的紅豆田中無所遁形，早已被逼卸下了外套，而原本就黝黑的皮膚，這會更顯得黑裡透紅，終於按捺不住渾身刺癢的感覺，假藉口渴，溜上田埂喝水、休息，其實能安份工作到此，對當時年紀還小，又不常幫忙農事的我來說，已經是最大的極限了。忙了一上午，早已飢腸轆轆，可是回頭一看，還有將近一半的紅豆，仍然直挺挺的紮在土中。

我忍著飢餓，等母親送午飯來。已經從早上蹲到現在的姐姐卻一刻也不肯偷閒，左手抓著一叢紅豆株，右手握著的鐮刀，使勁一割，熟練的將割下的紅豆株往身旁輕輕放下，就深怕那些已經裂開的豆莢裡頭的紅豆掉了出來，能練就出這一身好功夫，或許是身為農家長女的天職與使命吧！

哥哥不知什麼時候，已經悄悄的躺坐在田中央，搥著手中的斗笠，他看到我後，竊竊的向我招手，隨即又把食指壓在嘴唇上，示意我不要让正在前頭整理豆株的父親發現。我走近他，他指指後方一小塊隆起的小土丘，對我神祕一笑。我會過意來，兄弟倆心照不宣，躡手躡腳的走到那小土丘旁，土丘下方有一直徑約五、六公分大小的洞口，洞口旁有四、五堆不太明顯的鬆軟的土粒，以及許多被啃食過的豆莢和紅豆。

「田鼠空！」哥哥得意輕聲的對我說，從他的表情，我已經猜出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了。我順著指示，蹲坐在看似田鼠洞穴的後門顧守著，隨後他拿起鏟刀開始切割洞口上方的泥土，當土塊一塊一塊的落下時，我卻開始擔心那不是田鼠洞，是蛇洞，而燃起退卻的念頭，但眼前哥哥的表情，毫無半點遲疑，更像是一條飢餓的蛇，追著老鼠往地洞鑽去。

「你確定是田鼠空？不是蛇空？」

「憨癩頭！你袂曉看空口，彼搭有田鼠吃過的紅豆，敢講蛇會吃紅豆？」

「喔，不過敢會這時陣，蛇抵好在內底嚙吃田鼠？」

「不會啦，你想太多了，顧噢好！」哥哥更使勁的挖著。

「吱！吱——」突然田鼠從洞口以飛快的速度邊跑邊叫衝了出來，逃竄的速度，讓我們兄弟倆反應不及時，更聽到比田鼠叫聲更令人心慌的聲音。

「你倆兄弟嚙創啥物？」父親怒氣沖沖的走到我們身旁，大聲喝斥著，我嚇得拔腿就跑，就如同那隻落荒而逃的田鼠，而被潑了一桶冷水的哥哥，卻似乎心有不甘，雖準備起身離開，目光卻仍緊盯著那隻將逃走的田鼠，此舉更惹惱了父親，舉起手就朝哥哥的頭狠狠的打了下去，哥哥痛得雙眼泛淚，哭著大聲反駁說：

「我以後阿無欲做穡！爲什麼一直叫我割紅豆啊？」

「你不要割紅豆，飯要對叨位來？」

「做穡啊賺無錢！」哥哥似有心似無心的話，正觸及父親隱藏在心底的無奈，他啞口無言，嘆了一口長氣，茫然看著眼前的兩個兒子，剛才的火氣，不知是在

生自己的氣，還是生哥哥的氣，尷尬的氣氛，讓在場所有的人都手足無措，就在此時，母親的身影出現在不遠處的小路上，她牽著武車，後座上捆綁著裝有碗筷與午餐「飯湯」的袋子，隨著她的出現，劃破了凝結的空氣，終結了這一場荒腔走板的插曲。

午後遠處的大武山前，有幾架深綠色的運輸機在天空中盤旋著，不久後從飛機上掉下一顆一顆的降落傘，點綴著午後空濛的山景，近處，有好幾位農婦戴著斗笠，身旁還跟著幾個和我年紀相仿的小孩，她們時而聚集，時而分散，在田中撿拾遺落的紅豆，我曾經不解，為什麼父親要傻得讓別人在我們家的田裡，撿拾我們家的紅豆？長大後，我才明白那一種慷慨分享的高貴情操。

黃昏採收完畢，我坐在田埂上，望著平坦的屏東平原，不知是心情太好，還是景色太美，那群人拾紅豆的婦孺，那天所見的景象，成了我們家紅豆田上最美的一幅畫。很多年後，我仍常常想起那天全家一起採收紅豆的畫面，我已經不記得那年我們究竟採收了多少斤紅豆，卻清晰的記得那天的陽光和那隻逃過一劫的田鼠。

「老闆！這紅豆一斤多少錢？」一位打扮時髦，臉上抹著濃妝的婦人停下車來問著。我回過神，語音含糊的說出價格，並馬上從鍋中盛了一碗滿滿的紅豆湯給婦人試吃。在她試吃時，我誇著口說我們家的紅豆殼薄好煮易爛，吃起來鬆鬆綿綿，也立即將整理的資料，如數家珍的說給她聽。未了，還一再向她保證絕對是萬丹的紅豆，是我爸爸自己種的，自產自銷，絕不是從中國大陸進口的。

「頭家，兩斤一百好不好？」

雖然我好想作成這筆生意，但心裡盤算過，這樣的價錢根本毫無利潤可言，這可是父母親在收成之後，耗費好幾天的心血，在頭昏眼花和筋骨酸痛情況下，連夜趕工篩選和分裝，再遠從屏東載運上來，如果再加上自己的工錢，這樣的價錢叫我怎麼說服自己？可是，這是今天第一個上門的客人。

「好啦！」等不及我開口，婦人就急忙將一百塊的紅色紙鈔丟在攤子上，提

了分裝好的兩袋紅豆轉身走了，我握著那張百元鈔票，心裡湧起一陣酸楚。

掛在行道樹上寫著「屏東萬丹紅豆一斤六十元」的看板，被台中市的風吹得拚命打轉，卻不掉落，如同父親對土地的堅持，冷風中，我彷彿又看見紅豆田中父親的背影。